

蘇聯文藝

№ 1

十月革命二十五周紀念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PDF

目 錄

編者的話

羅果夫.....1

小說：	鐵 霍 諾 夫	蘇 維 埃 人 羣 像(令 譯).....3
	葛 洛 斯 曼	人(兵 譯).... 32
	卡 達 耶 夫	子(聶然譯).... 36
	舒 班 諾 夫	神 妙 的 提 琴(蕭瑟譯).... 42
		戴 眼 鏡 的 人(管絃譯).... 51
		瞎 子(司竹譯).... 56
詩歌：	西 巴 赤 夫	寧(羣 譯).... 66
	列 歇 特 尼 可 夫	家(苔虛譯).... 68
	古 歇 夫	老 友 相 見 岑 譯).... 70
文錄：	鮑 哥 穆 列 次	烏克蘭人民偉大的詩人 鈕麻譯).... 75
		(演詞)

柯 爾 納 楚 克	「我們要復仇，爸爸！」(執 譯).... 78
謝 夫 成 果	自 傳、樂 譯).... 84
派 斯 托 夫 斯 基	達 拉 斯 謝 夫 成 果(康 譯).... 91
羅 果 夫	謝 夫 成 果 日 記 鈔(鈴 譯).... 97
謝 夫 成 果	遺 囑(詩)(尖岩譯).... 100
	夢 (伶 譯).... 102
小 托 爾 泰 斯	申 格 拉 平 之 戰(羣 譯).... 105

俄羅斯人民的英勇史蹟：

柯 勒 勃 可 夫	亞力山大·蘇伏洛夫(文記譯).... 111
音樂：	叔 斯 達 柯 維 赤
	第 七 交 響 樂(鏡明譯).... 120
	A. 托 爾 斯 泰
	人性在人間的凱旋(景 譯).... 124
評介：	史 維 特 洛 夫
	史大林文學獎金得獎者(原 譯).... 125
插 圖：	謝 夫 成 果 像(84前) 蘇 伏 洛 夫 像(111前)
	叔 斯 達 柯 維 赤 像(120前)

編者的話

中國對於俄國文學的興趣早就很高。俄國作家文藝作品的第一篇中譯究竟在什麼時候出現，現在沒法斷言。無論如何，這是在幾十年以前的事情。不過誰都知道這兩個毗鄰的偉大國家的文化關係在很久以前便已經發生。

中國古典作家的詩作，最初俄譯之一是在一百六十六年以前出現（阿列克賽·梁基亦夫〔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中國寓言」，一七七六年，彼得堡出版）。可以充分確信的說，中國及其高度發展的古代文化和許多世紀的文學，當時對於和平鄰國的生活和文學是深感興趣的。所以可以推測，我們現在所不知道的那第一篇俄國文學的中譯，在中國的出現遠較中國文學作品的俄譯在俄國出現為早。

在俄國的中國學（синалогия）歷史中有一個事實是衆所週知的：一六一八年順治皇帝送給莫斯科皇帝萬西里·蘇伊斯基（Василий Шуйский）的書信，擱了一百四十五年，直到一七六三年，才有人能閱讀。然而俄國的中國學者總算在一百五十年前開始把光芒萬丈的中國文學典範介紹給俄國讀者了。

中俄兩國偉大文學是在友誼的毗鄰中發展的，無疑的互相給予不可捉摸的影響。

舊俄文學，最優秀的不朽典範——普希金（Пушкин），戈果理（Гоголь），萊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托爾斯泰（Толстой），柴霍夫（Чехов），高爾基（Горький），馬雅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在中國文學界是廣泛熟知的。許多中國現代作家不止一次的證明他們是學習俄國文學之不朽作品的（魯迅與戈果理，巴金與屠格涅夫，張大翼與柴霍夫，許多中國現代作家與高爾

基)。

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之後，俄國文學的聲譽在中國特別增長。

我們知道，高爾基小說的第一篇譯文是二十五年前在中國出現的。那時胡適博士把高爾基的小說「她的情人」(Болесь) 從英文譯成中文。

一九三七年普希金的紀念日是俄國大詩人在中國的凱旋。昔時他曾幻想逃到中國來，以避沙皇專制的迫害。關於普希金對於中國的注意，可以由現在還保存着的俄國著名中國學家約根夫·比欣林 (Иокинф Бичурин, 1777—1863) 在他贈給普希金的書上所寫的字來證明。

中國新文學的創始者魯迅是蘇聯文學與蘇聯文藝熱烈的推廣者。他在這方面的著作價值是無可限量的。

在俄羅斯人民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第二次衛國戰爭時，中國對於蘇聯文學的興趣愈加提高了。

我的中國朋友們竭力要求把英勇日子的蘇聯文學介紹給他們。於是我們便出版「蘇聯文藝」月刊。我們將在這雜誌上發表蘇聯作家的新作品和舊俄文學的優秀典範。

翻譯文學不僅是兩民族間的無形的橋樑，並且也是互相認識的最好道路。我們樸實的開端——「蘇聯文藝」僅僅是兩民族間偉大友誼的一小部分。

羅 果 夫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於上海

小說

蘇維埃人羣像

— 列寧格勒故事 —

(ЧЕРТ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鐵霍諾夫作
(Н. ТИХОНОВ)

一 筏 上 的 人

輪船沉沒了。船尾高高的翹在水上，船尾上豎着一堵黑色的煤灰牆。炸彈正巧打中船心，把這煤灰從煤坑底裏掘出來，緩緩的落在漂浮者的頭上，斷木碎片上，向海之無底洞沉下去的船尾上。

在那些跳到芬蘭灣寒冷的秋水裏去的無辜旅客中間，有一位照相師。掛在肩上皮帶上的沉重的「徠卡●」照相機拉他往下沉。薄暗的綠水，在耳朵裏喧嘩，襲擊這隻平靜的小小輪船的那架德國轟炸機的摩托，從天上傳下囑囑的響聲。船上連一尊砲，一支槍都沒有，只有婦女和兒童，老人和病人。並沒有軍人。

●徠卡（Лейка）為德國製造的一種照相機。

照相師斷定，生命的一切是完了，用沉溺者所特有的多餘的動作來折磨自己，是不值得的。試圖給自己想像，這是一個無聊而又可怕的夢，然而，啊，水沖進他的嘴，眼睛，身體奇怪地麻木了，不感到寒冷……

他把雙手交叉在胸口，閉上眼睛，竭力給自己最後一次的想像妻子和兒女。

它們在意識中模糊的產生，但又消失了，好像是浪濤把它們洗去似的。他低着頭向水裏鑽。但是他沒有鑽到底。水把他拋到上面來。一半被浪濤窒息，一半被浪濤壓迫的他又重新來到上面，張開眼睛，看見散佈着人頭的海，低迷的太陽，鉛色的烏雲，並且聽到機槍的達

達之聲。

這是德國人在滾滾着的人們的上空飛過，掃射他們。

他是這樣的嫌惡和難過，他決定重新回到水底下去。他又交叉着手，於是那隻他把它當做最費重的武器看待的沉重的照相機又拉他沉向綠色的深處。有一種軟弱漸漸透進他的身體。雙腿漸漸萎軟了，腦袋裏也一切都模糊了。

浪濤又把他拋到上面，但是他已經不再張開眼睛，怕再看到可怕的景象。他閉着眼睛在起泡沫的浪頭中間搖幌着，好像被兩股浪濤壓倒和屈服了似的，——那兩股浪濤好似互相搶着他，把他從這邊拋到那邊。它們就這樣把他玩弄了一些時候，真是奇怪的事情，他的腦袋竟稍許清明起來了。

這時一股勁把他直往上推，本來一直沒有感覺到什麼痛楚的他，感到肩頭上一下猛烈的撞擊，張開眼睛一看，看見他被推起和木筏並排在一起，他注視一下這在致命時分急忙和胡亂所做成的鬆弛而可憐的建築物，抬眼去看它的乘客，怎麼也沒有勇氣企圖攀到上面去，只是用雙手抓住了木板的邊緣，從水裏鑽出來，張開滿胸，透一口新鮮空氣。

清醒了的他，把額上的濕髮抹到後面，開始用另一種眼睛去看木筏。筏上坐着三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男子們都是渾身浸潮的，默默的，陰沉的。他們緊緊的抓住木板，不看那女人。那女人用可怕的，不斷的聲音呼喊着：它一會高而尖利，一會困憊而怨暴的在空曠的海上震響着。

她的抓破的面頰和蓬亂的頭髮，張得很大的眼睛，——在在都說明絕望已經到最後階段，這絕望已經不分好歹。男子們扯成粉碎的衣服，他們愁眉不展的面孔，緊閉的嘴唇——這一切是離照相師這樣近，他不禁把視線從這一種沉默的不動轉移到那女人唇脣似的亂動上去，那女人是這樣狂叫，甚至他那半聾的水底居民的聽覺也被這叫聲震聾了。

照相師把身子舉到木板上，嘴裏吐出一口苦水，對不動的男子們說道：

「難道你們不能使這女子安靜嗎？」

男子們朝他漠不相關而陰沉的看了一眼。木板幌得厲害，為了不致摔到木板下面去，照相師必須緊張起所有的力量。一個在他頭上泛過去的巨浪完全使他回復了安靜。

後來抓着那堅牢的木板覺得非常舒服……

那女人在自己扯着自己的衣服，眺望着夜色從那裏推向前來的遠方，他想用自以爲如雷的聲音，打斷她的叫聲，問道：

「這裏誰是共產黨員？」

靠他最邊末的一個人從上到下的朝他直視一下，說道：「我是……」並且伸出手來，想幫助照相師爬到木筏上去。

「那末你是怎麼一回事，同志，」照相師緩緩的說。「這女人這樣叫喊，應該使——安靜——你，同志……」

這時一個巨浪撲到木筏上，筏上的人都消失到黑暗裏去了，而照相師則落到他還沒有去過的深處，——他覺得這一新的潛入是這樣沉重。

當他再被拋到上面來的時候，他在近處什麼木筏都找不到了，只有三塊奇怪的木板漂到他身上來，他就看中它們給自己享用。但是騎到它們身上去可不是這樣容易。它們逃開他的手，板脊橫立起來，這時他明白了，假使他不和他的照相機，——他經常的好旅伴告別，那末木板就捨他而去自己流浪了，可是和木板在一塊還有獲救的最後希

望，因爲黃昏已經近來了。

他嘆息地解開皮帶上的扣子，皮帶從他的肩膀上落下來。照相機獨自往水底沉去。過了一瞬，照相師躺在木板上，把它們潮濕的邊緣緊貼住面頰，海水和他的淚水混在一塊。他用真正的眼淚哀哭照相機的逝去。……

在照相師所服務的機關裏，來了一位身材高大，面色陰沉，鼻子有着傷痕的人，問這裏的首長是誰，以便向他報告照相師的死耗，講述他們——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輪船被德國飛機炸沉後逃生在木筏上，那位照相師曾漂到木筏跟前。他開始說，後來浪濤沖來，把他帶到海裏，遠離木筏去了。他是在輪船出發的地方碰見這位照相師的。這是一個很值得讚揚的人，是一個好人……在那最後危急的時分，他還是自持很嚴……

這時人們打斷那說話的人：

「你可以把這事親自告訴照相師，因爲他就在鄰室裏。」

「怎麼，在鄰室裏？」那講述的人叫了起來，「他得救了嗎？」

「得救了！」

於是便把照相師招呼來。照相師認出這就是木筏上回答他「是我」的那人。他微笑着，問道：「啊

，那女人怎樣了？把她安靜了嗎？」

那有着傷痕的人有些難為情，但還是回答道：「把她安靜了。握住她的手，使她安靜了。你的一聲呼喊回復了我們大家的生命。你是這樣突然的從海裏冒出來，又這樣

突然的消失，使我們後來獲救之後一直想念你，談論你。我到這裏來是特為講述你的行為的……」

「啊，那算什麼行為，」照相師說。「可是照相機落到海底裏去了，假使你知道是那樣的照相機……唉！」

二 決 鬥

德國飛行士清楚的看到了他的戰利品：在宛似綠色蛋糕的樹林中央橫陳着一條黃色的狹帶。一列滿載軍火的長長的列車在土阜上爬走着，對於森林簡直是用不着什麼垂直低降飛行的。只要等候列車開近兩處森林之間的露天曠地的出口處，那時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和萬無一失的把它大肆轟炸。

飛機展翅飛翔，向陽光閃耀一下，並且飛了一圈，昇向高處，然後再向田野疾降。兩條污泥的滾泉在預想列車該在那裏出現的土阜兩旁升起。但是飛行士看一下森林，他看見列車開到露天曠地的時候，又倏然的退縮到森林裏面去了。炸彈落了個空。

德國人又飛了一圈，斷定他現在可不會再失之交臂了。列車在露天的曠地疾馳而過。它那裏會知道

，它在森林裏現在又要碰到什麼。被轟擊得拔離原地的沉重的松樹將倒在車輛上。松樹白白的倒下。列車穿過這地方。炸彈又白白的耗費了。

飛行士破口大罵。難道這動轉不靈的，長長的運貨列車就能够毫不受懲的通過嗎？德國人向森林直衝下降，正當列車的中央。可能是他計算得不好，可能這裏又發生了什麼意外，炸彈並沒有落在列車上，而落在森林裏了。捉拿不住的列車繼續它自己的路程，任性的向前駛着。

「好安心！」——德國人說。「現在我們來好好的談談吧。」

他開始計算了，嚴格而仔細的環視曠野。這不平凡的圍獵甚至於很使他迷戀。

他又從雲層裏衝到地面上去，

衝到一條透明的煙帶在赤熱的空氣中抖動的那地方去。似乎他就要嵌進火車頭裏去了。但是好似有人在千鈞一髮的時候把列車從他爪翼之下搶開了。爆炸的轟響聲還在耳際繚繞，但是有一種清楚的感覺：落空了。他看看下面：真是這樣。列車走着，秋暑未被侵犯。

德國人明白了，不知是誰的並不稍遜的頑強的意志不肯對他讓步，機師有着鐵的眼睛，計算是奇怪而準確的，要捉住他並不是這樣容易。

決鬥延續着。炸彈落在列車的前面，後面，兩側，但是這怪物，——正如德國人私自稱呼它的那樣，向車站走去，好似有無形的精靈在保佑着它。

列車作着奇怪的跳躍，所有的掛鉤都狂暴的發出鏗鏘之聲，在下坡的時候，他像戴有口銜的馬似的疾馳着。並且正就在又有炸彈在等候它的時候，它便不向前爬行。它退到後面去，停下來，或是蹣跚而行，或是飛逝如箭，——這默默無言的，順從它駕駛者的長長的列車，無論什麼都辦得到！炸彈像爆竹似的炸裂。

德國人弄得滿頭是汗。他往下飛，一次一次的撲來進攻。他最後

一次猜對了。列車沒救了。機師第一次犯了錯誤。但是咒罵從法西斯蒂風吹日曝的嘴唇裏迸裂出來：炸彈完了……沒有什麼可炸的了！

於是他便沿着列車飛，把一排排的機槍子彈撒在列車上，但是這裏又有森林出現了，不知是那一個鬼怪無巧不巧的拋開了它，於是列車又一無損害的在綠色的陰暗中滑行，似乎任什麼都不能抓住它。法西斯蒂發瘋了。他瞄準機車，瞄準這躲在那裏，在薄薄牆壁之後的敵人，瞄準這譏笑他「空中大王」全部勇氣的，像瘋子似的在原野和森林裏開駛自己列車的這位可怕的俄羅斯工人……子彈在列車上面飛過，有些落在車輪下面，打在鐵軌上鏗然而響，可是列車仍舊走着。

……

德國人困憊得洩氣了。藍天燦然而笑。是一個水晶似的暢朗的秋天，有些類似惠斯特法爾 Вест-фаль[●] 的遙遠的秋天。子彈用完了。決鬥也完結了。俄羅斯人在那裏，在下面，勝利了。用整個飛機去打擊它嗎？用瘋狂去停止瘋狂嗎？顫抖在法西斯蒂的背上爬過。

他降下去，懷着好奇心和憎恨心在列車上空飛過。他不能看見，

●德國地名。

機師的凝視的眼睛在監視他，機師只是說：「怎樣，壞蛋，到手了嗎？」

機車懷着蔑視越過黑影，並且壓碎它，那伸展翅翼在路軌上的敵機的黑影。

三 新 人

一個氣吁喘喘的，心情奮激的，手足無措的人站着。

「我費好大的氣力才把你們找到，在這樣的暗黑中就連自己的家也找不到的，」他說，把帽子上的雪撲下來。「這是產科醫院嗎？」

「是的，」人們對他說。「怎麼一回事，同志？」

「怎麼一回事——有一個女人在那裏的小弄堂裏生產，看是怎麼一回事……」

「你是什麼人？」

「我是過路人。打夜班回去。我們快些去吧，我去指給你們看。噯，就是這樣……我走着，看見她在那裏。除我之外，誰也沒有……可是我又不是產婆。」

過了一分鐘伊林娜，護士和那位行人迅速的在雪堆上走着。很黑很黑。房子就像崖石似的聳立着。沒有一點小火光照亮。吹雪掃着旋風，一團團的雪捲在空中飛舞，似乎有透明的，寒冷的，迅速的偵察兵的影子在街上跑過。

他們蹲在雪堆旁邊，互相緊靠着背。平衡的，銳敏的，逐漸放大的嗡嗡之聲愈來愈近。他們把腦袋縮在肩膀裏。不知什麼地方的拐角那邊，衝出紅色的火焰，炸裂的響聲在街上飛過。一座屋子上飛下冰柱，在地上鏘然的攪碎。

「哎呀，別把她碰着了啊！」伊林娜說。

「不，她在那一面，你們要在那地方去找，」那行人說，「在那盞路燈後面去找。我要走了。今天敵人又蠢動了，還要傷了人呢。」

伊林娜並不是產科專家。她本來是在產婦收接處值班，但是現在却要在夜裏，在砲彈炸裂的地方去尋找這生產着的婦人，無論如何要去援助她。這裏是沒有什麼可等候的。沒有什麼別的人會來援助。是一個深沉的黑夜。吹雪，嚴寒，射擊。一陣陣新的砲彈帶着金屬聲和風嘯聲在頭頂上飛過。伊林娜和護士從這座雪堆跑到那座雪堆，停下來，傾聽。

呻吟聲從右面傳來。他們撲到那裏去，果然正像那行人所說的，在路燈後面，有一個女人用背緊靠着牆壁，坐在嚴密的門旁的雪地裏。伊林娜在她的面前伏下，簡直就跪在雪裏，那女人用發燒的，戰抖的手抓住她的手。

是的，把這女人送到產科醫院去已經太晚了：她已經生養了。在雪裏，在黑暗的，由爆炸的砲彈光所照耀的冬夜，她生養了。伊林娜環顧一下。一切都像陰暗的幻像。雪落在領口裏，有力的勁風打擊面孔；手凍着，由於激動，心簡直跳得她可以聽到撲通之聲，似乎，任何列寧格勒都沒有，只有荒涼的，黑暗的，在敵彈呼嘯之中被湮沒在冬季風暴之下的荒野。徒自敲這嚴閉的雙扉，徒自招呼什麼人，——街道是空曠的，在天亮之前，這街上不會有一個人走過。

就在這裏，在這暗黑中，在這任風吹颳的露天的地方，誕生了一個新的生命。應該拯救這生命，應該把它從寒冷，從黑暗，從大砲的手裏搶下來。她的耳朵不再聽到射擊和爆炸的聲音。她幫助那女人，好像事情是在房間裏進行，好像和往常一樣……

……她把那嬰孩高高的舉起，

好像是他被獻給橫臥在暗黑之中的整個偉大的城市看。她抱着他，緊貼在自己的胸口，一塊溫暖的嚶嚶而哭的肉塊。她把自己的皮襖蓋着他。她在雪裏走着，這雪上還沒有人腳的蹤跡。

由護士扶着的產婦，像一隻羽毛蓬鬆的大鳥似的隨在她的後面拖着步。她跌倒在雪堆裏，她的乾燥的嘴脣喃喃道：「我自己……」護士自己也是個疲乏的，困憊不堪的人，老是說着一句話：「馬上就到了，馬上，已經近了……」

吹雪把一掬掬的乾雪拋在他們的臉上。不知什麼地方，玻璃被轟擊之後，像雨點似的落下。他們像黑夜，寒冷，砲轟的征討者似的走着。

假使必要的話，這一行列可以經歷全城，捧着這小小的新生命，在這奇怪的時候來到我們城市的這小小的新人。

母親已經知道，是生了一個姑娘。她有時把手伸到前面去，伸到抱着嬰兒的伊林娜跟前，宛然要叫她站下，但又重新放下了手。

她們來到產科醫院。當她已經躺在床，有人在她旁邊周旋，幫助她弄得更好些的時候，她招呼伊林娜去，用嚴肅的，幾乎是嚴峻的

低語聲說道：「你叫什麼名字？」

「你問這做什麼？」伊林娜問道。

「我要知道！」

「我喚做伊林娜。你要我的名字做什麼？」

「我要把我女兒這樣稱呼——讓她記念你。你救了她的命……真心的謝謝你！」……

於是她吻了她三次……伊林娜轉過身去，哭起來了，自己不知道爲什麼。

四 母 親

「我們去看看他！」母親說，奧麗雅（Оля）知道，她這樣稱呼的是誰。

他——就是兒子，奧麗雅的哥哥波利亞（Боря），志願兵。他說，他和他一班裏的全體同學，一同到軍隊裏去。矮小的，筆直的，憂慮的母親站在他的面前。

「你是近視眼，身體也很弱，」她說。「你不怕嗎？」

「一點也不，媽媽，」波利亞回答。

「你從來沒有打過仗，你將非常困難……」

「沒有關係，媽媽，」波利亞說，收拾着他的行囊。

母親和奧麗雅到他學習軍事的那村子裏去已經不止一次了。他上了課回來，奮激，疲倦，渾身是灰，晒得黧黑，他坐下，於是他們談到城市，談到熟人，談到朋友。關

於戰爭，他們什麼也不談，因爲週圍一切都已充滿着戰爭。

對於奧麗雅，到城外去看哥哥，像是到熟識的近郊的地方去作夏日的，平常的，野外的散步。她們在田裏採了野花，趁了電車，回到黃昏的城裏，那充滿着忙亂，和戰時煩擾的城市。

只是最近才一切混亂的。戰綫已經就在近處，很使奧麗雅不安的，是今天就會把她哥哥找去，因爲這時一切都不像那些她們去訪問波利亞的寧靜的和野外的星期日。

他們在田裏走着，田野已經像秋天似的空曠了，野外別莊的門窗都釘好了，運糧車，汽車迎面開來。帶着孩子，領着包裹，背着包裹的難民們在路旁奔忙着，一匹死掉的馬把泥腿朝天伸着，戰士們走着，發出磁罐的丁當聲。不遠的地方發出含糊的射擊聲。

她們已經遠離喧鬧的公路。

她們在一條熟識的小道上走着，但是週圍的一切已經面目全非：破毀的柵垣，闕無人整，一種緊張，警戒，即將發生什麼可怕事情的等候。田野裏，低矮叢林的下面，紅軍戰鬥員騎在機槍旁邊，用運貨車作為掩護。當他們走進第一個鄉村的時候，這村子已經完完全全的空了。甚至於連麻雀也不在塵埃裏打滾了，連一隻雞，一隻狗都沒有了。烟囱裏也不冒出烟來，空空的，歪歪斜斜的長凳排列在房屋前面，只有光亮的皮裏[●]，當着霞光，當大家都睡着的時候，鄉村才會成這個樣子。但是現在誰都沒有睡覺——這是荒涼。

奧麗雅隨着母親在這荒野的寂靜中勇敢的走着，母親跨着靜靜的，但是確信的步子向前走着。

第二個村子在燃燒。當她們昇登一座小山的時候，她們不禁停了下來，赤紅的火鬣在屋蓋上面掃蕩，誰都不去撲滅它們。幾座村舍已經變成一堆灰燼，這是驚人的景象。

奧麗雅拉拉母親的袖子，但是

●指「北極夜」，因為列寧格勒地近北極圈，一年有幾夜是通宵明亮如白晝的。

母親安靜的說：「我們得走到那座小林子跟前，」——於是她們在夾在燃燒着的房子之間的街道上走着。

當她們走過這村子，下降到一個小小的窪地時，發出一種逐漸擴大的金屬聲，它是這樣頑強和無法避免的逼近，簡直耳朵聽得發疼。母親停下，垂下了頭。奧麗雅也這樣。她明白，她們兩人不應該撲倒路上，面朝地的輪着，她們應該走，去找波利亞，假使她們在每一顆砲彈面前倒下，那末她們就永久走不到，永久見不到他了。

砲彈在小丘後面爆炸。泥土潰泉緩緩的在空中落下。它剛剛落下，另一個砲彈又打來了。她們向前跑着，在低矮的叢林裏跌跌撞撞的跑着，因為大路上不斷捲起一個個交織着紅色閃光的黑球。奧麗雅全身發抖，她的臂膊燥乾了，但是母親仍舊毫不猶豫的走着，奧麗雅懷着一種盲目的思想隨在她後面：不會打中我們的，決不會打中的。決不會的……

波利亞在那裏居住過和學習過軍事的村子簡直沒有了。在原來村子的地方，立着黑色的柱子，有些地方燒焦的木板形成奇異的堆積。甚至於樹木都燒盡或是連根拔起，

倒在充滿着混濁的綠水的大坑裏。

「媽，」奧麗雅說，「現在往那走？」

母親默默的站着。奧麗雅開始可憐她，這樣一個矮小的，疲勞的，執拗的女人。

「媽媽，」她又說，「我們回家吧。啊，我們還要上那裏去呢？」……

「再往前面走走，」母親說，「在那裏問一下……」

她們又重新走着。現在她們在各處各地都看見有紅軍戰鬥員躺在草裏，溝裏，向左面看着。突然有三個戰鬥員從一個小池塘裏走出來，向她們迎面走來。母親走到他們跟前，很高興的對其中一個高長，瘦削，面有雀斑的人：

「假使我沒有弄錯，你是巴夫利克（Павлик）？」

那戰鬥員奇怪的張大眼睛，一霎間仔細的考量一下站在他面前的矮小的女人，說道：

「你是波利亞的母親，是嗎？」

「是的，」她說，「我要見他。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找到？」巴夫利克有些失驚的說。「像你剛才走來那樣，一直走去，向那座小丘走去，但是最好你還是不要去……你是不容易找到

他的，況且，」他突然微笑起來，「因為週圍在進行着戰事，我們幾乎被包圍了，你們還在這裏散什麼步？」

「我們不是散步，」母親回答說，「我要到波利亞那裏去……我要……」

她用這樣熱烈和深沉的聲音說這句話，甚至巴夫利克——他是波利亞同一大學和同一營的——只得說：「好，你們去吧……」

……母親坐在深草裏，背靠着浴塘的木牆上。奧麗雅屏息的坐在旁邊。一個紅軍戰士指指下面沼澤性的長形的草地，裏面長着矮樹，有些地方閃現着曲折有光的小溪。草地一直通到森林，在森林後面的小丘上，顯露出一個小村莊。在這整個地方的上空，可以說，籠罩着眩目的爆炸。我們的砲台從村後的什麼地方轟擊着，德國的大砲射擊着草地和母親與奧麗雅所坐的那塊高地的邊沿。

「他們剛剛去進攻，」那紅軍戰士說。「等不等，隨你便。他們到那裏去了……去進攻了……」

「你認識波利亞嗎？」母親問。

「怎麼不呢，認識的。他也在那裏……」

「他槍開得怎樣？」

「他開得很適當……」

「他不胆小嗎？」

那曾經是大學生的紅軍戰士受辱的聳聳肩：

「假使他胆小，我們便不要他在一夥了……」

他們兩個都沉默了。默默的看着小丘上的那個村子怎樣在燃燒，聽見森林裏傳出呼喊「烏拉」（Ура）的聲音或是什麼比較長一些的聲言——字句不能分辨。被大火的紅光照耀着的森林像是溶在血泊裏。

母親站起來，走近小山的邊緣。她好像要看到自己的兒子，在這被戰鬥所分開的林子的密叢裏找到他，看到他拿着步槍跑到燃燒着的村子那裏去。她站了很久。

後來她對奧麗雅說：「我們去吧，」於是頭都不回的沿着小道走向大山去。

「你不等了嗎？」紅軍戰士高聲問。

「不等了，」她說，「謝謝你的談話。我們去了……」

她們已經走到大路上了。

「奧麗雅，」母親說，「親愛的，你累了吧……」

「不，媽媽，我担心，我們怎麼能走到呢。我不知爲什麼成爲懦夫了……」

母親用她那薄薄的嘴唇笑了一笑：

「我們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奧麗雅，」母親沉默了一回之後又說，「現在我安靜了。我的心安靜了。我原先怕他不曾去打仗，因爲他很弱，他看不清楚，所以我決定來考查一下，我考查過了。我的兒子像大家一樣會打仗。我不要什麼別的了。我們回家吧。」

於是矮小的，腰直的，輕便的她使用迅速的小步子走着……

五 老 軍 人

他很老，他的眼睛也完全暗淡無光了。大家站在洞開的窗口，他走近前去，但是什麼也看不見。於是他說道：

「請告訴我，那裏怎麼樣了？」

「在很遠的地方，在城市的上空，一股濃烟向天升起。白色的烟霧像山嶺似的，很大。烟雲的邊緣被落日照得緋紅。現在烟霧變成藍

色了。它昇到半天了。」

「這是着火嗎？」他問。「這是德國人嗎？」

「是的，」有人回答他。

高射炮仍舊繼續懶惰的射擊着。

……他整晚整晚的坐着看地圖。他是一個年老的軍事教授，地質學家，發明家，——他有很多地圖。這些地圖的各種不同的線條，豐富的地形輪廓，奇奇怪怪的起伏形狀經常的安慰他。透過這些藍色的花式和淺色的點子，透過綠色的和黃色的帶子，他看到強大國家的生命，那偉大的，熱烈的，自由的，發展的生命。他知道，這地圖怎樣一年一年的變化着。

但是他現在是看着列寧格勒近郊的地圖，他痛楚地皺着前額，他的視線顯得陰沉而晦暗了。

聽見不遠之處有機槍達達之聲。

「不，這是不會的，」他說。

「不，這是不可能的。」

他激動的把放大鏡扔在地圖上，大踏步的在房間裏踱來踱去。

「讓給誰呢？讓給德國人？讓
吸
……是的，
是的，」他用鼻音哼哼的憤慨着。

「德國將軍，這些自大的木偶，他們是不錯的組織者，他們會打仗……他們會打仗？」他過一會又叫喊道。「冒險家，他們所有的計劃，是強盜的詭計，是想要使人眼目昏花，武裝解除，喪氣落胆……決不會成功！是對付不了我們的……俄羅斯人民是欺騙不了的。列寧格勒決不會給你們！」

他躺在床上，但是睡夢從他的眼睛裏逃走了。他用他的整個的心體驗着在城市過圍所進行着的戰事。他閉起眼睛來，他看見所有這些和平的，他做青年指揮員時曾經在那裏參加過演習的近郊。這些寧靜的角落，現在都一個隨着一個的消失在龐大的烟霧裏去了，也許，——往壞裏想一想，敵人的坦克已經兩進城市的邊區了。那時……他還有氣力扔手榴彈，他不問有多少敵人，因為他看不見，這是對的，但是他要問：他們在那裏？不，這是不可能的——德國人決不能在神聖的街道上和廣場上行走。永久不能。

在警報發出的時候，他不到防彈壕裏去。屋子上面的空氣撼動着，彈片落在屋頂上發出鏗鏘的聲音，窗戶發出吱吱的脹聲，房子搖幌着，好像房子是木頭做的亭子，但